

昨非菴日纂一集







二



鄭漢奉先生纂

昨非菴二集

二十卷同前

本衙藏板

題詞

士稽古服官而更出其  
餘以涵濡其有獲而未  
之倦非具大過人之蘊



者不能也而君子於是  
觀所暨焉暇則裕裕則  
不匱蓋洞觀古今上下  
之故而錯綜其間一旦

履之若素出之若馭輕  
然固先天下而立其大  
矣鄭子漢奉之有昨非  
菴日纂也在司度支時



日集二集  
度支天下之衝漢奉茹  
藜飲冰更留心大計幾  
幾乎泉行地上矣此在  
他人將日不暇給而漢

奉乃能研朱濡墨以著  
述傳微言析天人顯言  
亦叅伍於政事之大如  
儉歲之穀襦灼然可以



日集二集  
衣食而更寓言於昨非  
之名也思深哉天下之  
真是非未有不準於學  
者也蒙莊之言是非似

幻而堅白異同之祖不  
外幾希下此而伯玉之  
覺元亮之悔皆潛心於  
理道之深而淵乎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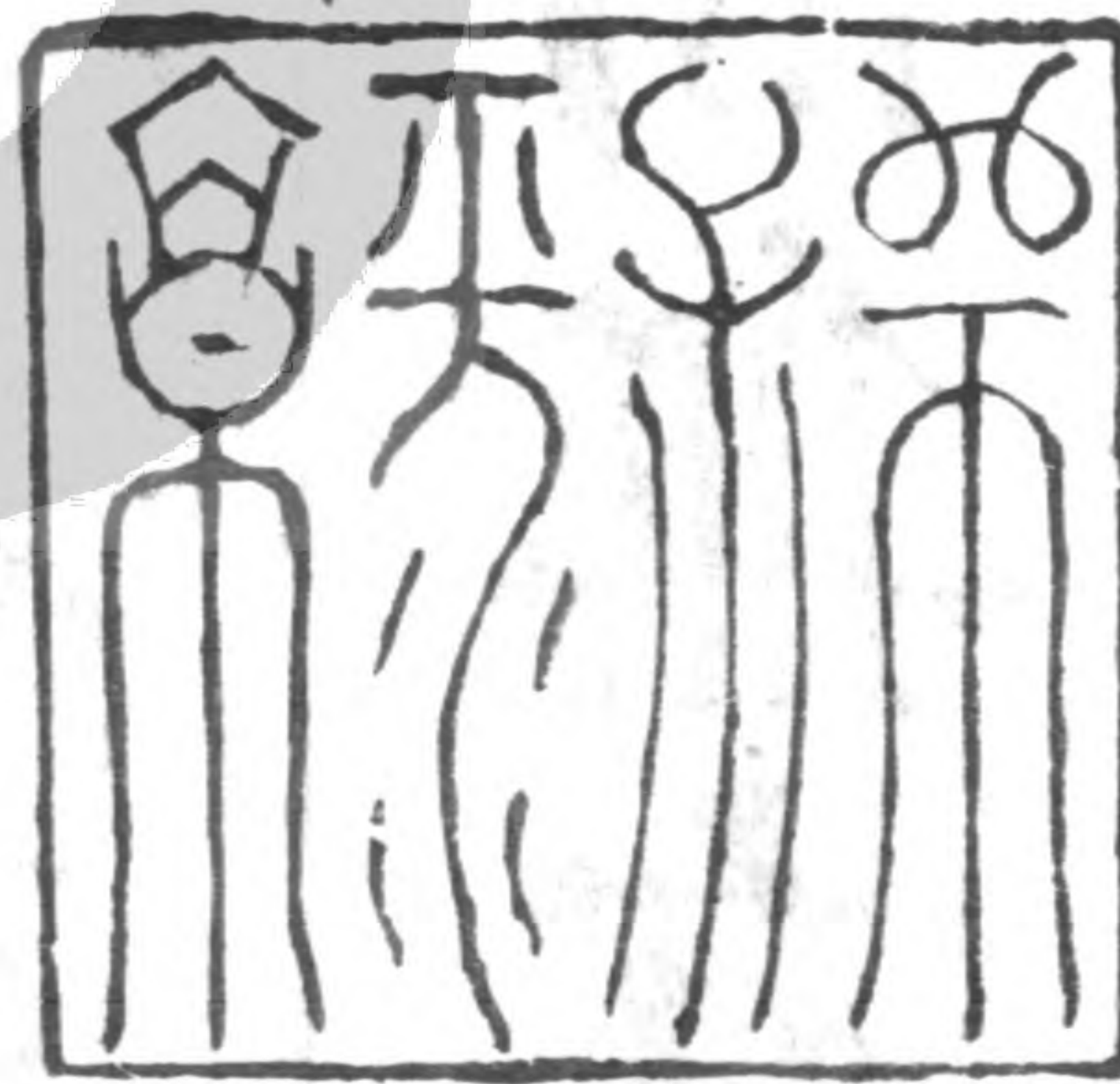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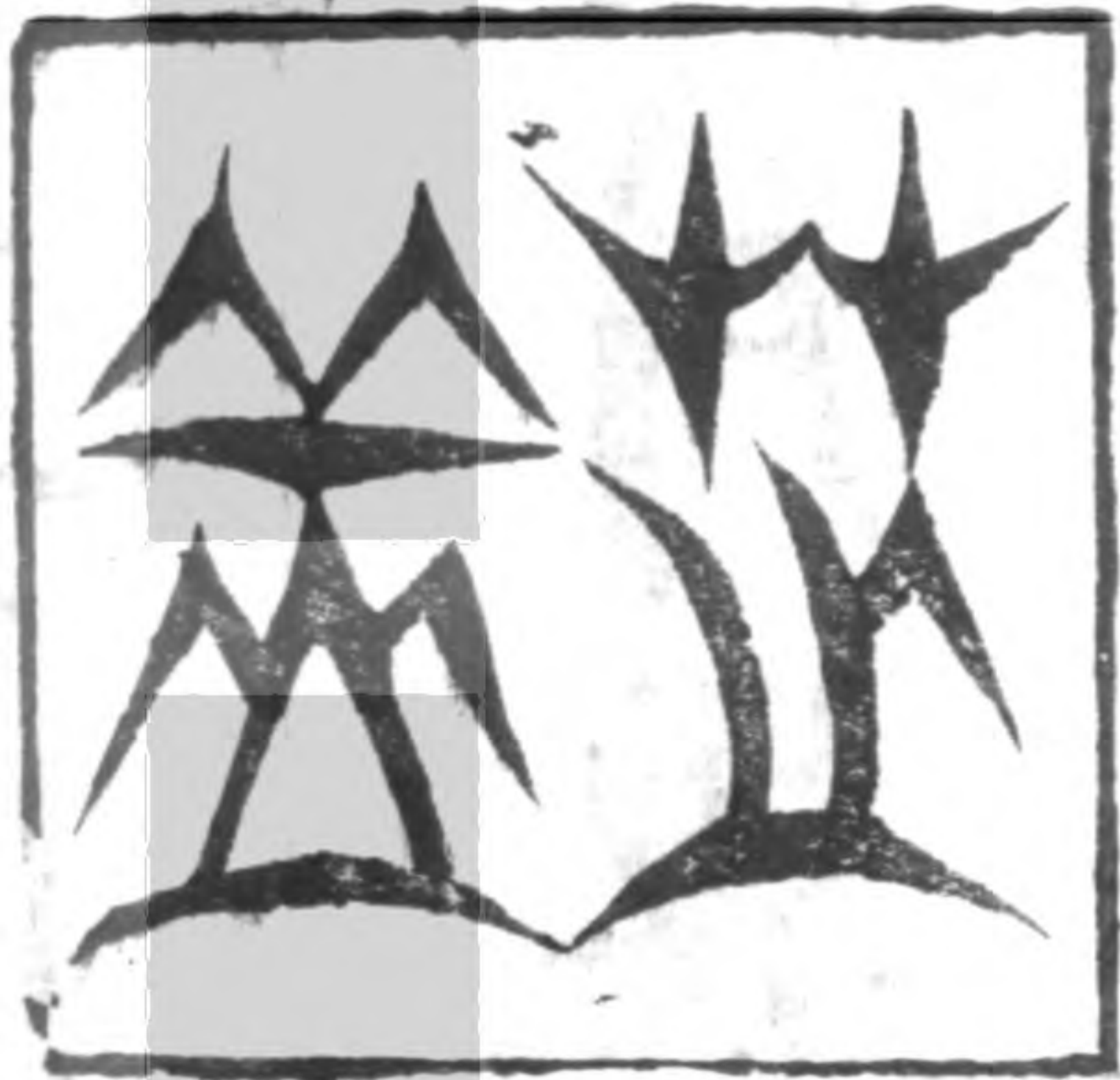
以自持也漢奉今縮二  
千石綬治大郡出其餘  
以涵濡其有獲將是編  
爲權輿矣而所謂觀所

暨以展其暇裕之蘊者  
正日新月異而無有窮  
殫則轉昨非之名爲今  
是也又誰曰不宜哉



乙亥季夏友人芝岳

何如寵題



昨非菴日纂序

李延平先生有云讀書者  
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  
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



序  
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  
而進矣此論最為切實我  
輩讀古人書所學何事內  
以為身心性命外以為天

下國家舍此皆糠粃也苟  
其書不足以資體用之學  
是書負學者苟學者不以  
體用求之於書是學者負



書古風既邈時習滋澆求  
所謂兩不相負者而憂之  
乎其難之又况實以其言  
求之于身而勉聖賢之所

至于哉余讀

鴻逵鄭使君昨非庵日纂  
兩集而不勝嘉歎焉夫昨  
亦何窮使君之意蓋未有



今是也以是之心讀書則  
讀愈多而聖賢愈遠切磋  
琢磨皆非局也人日處於  
非之中不自覺于是轉迷

謬為矜驕轉矜驕為忿悵  
古今來刻意厲行之士不  
少而究至于敗名損德者  
大約皆從是之心生也使



君司庾、治守嘉、治今  
分藩越東越治使君亦焉  
得有昨非執是即延平先  
生所謂知其所言莫非吾

事而即吾身以求之者也  
今其書具在語不取與事  
不取奇止取其切近于身  
心性會實、可見諸施行



舉而措之天下國家者每  
見當世學人摘新標異組  
織為文而究于實用了無  
關涉煌竊惑焉今試淨几

焚香夷心靜氣取使君書  
諷誦數則有欣然若跂者  
有歉然若負者有慙然面  
發赤者有瞿然矢席不自



容于天地者屋漏即在大  
庭雞鳴不必平日奇莫奇  
于此奧莫奧于此彼新聲  
艷采不過驚炫耳目能使

人至是哉使君以之澡心  
育德即以之善世淑人昔  
高皇帝命國子生兼讀劉向  
說苑以其有關於世教是書



也豈特與說苑埒哉吾願  
讀是書者口誦心惟孰為  
已能孰為未能孰為可能  
孰為不可能不以其已能

可能者自矜而以其未能  
不可能者自勉則使君立  
言之意庶幾與延平先生  
俱不朽矣



崇禎庚辰閏正月通家治  
生余煌題于鳳山所之廬



昨非菴日纂二集序

今天下苦兵革之役勢亦  
漸以困矣士抱救時之慮  
者每慷慨而論以爲必得  
弘毅博洽之士起而任焉



庶幾內安而外攘爾予嘗  
心儀其人於朝野交游之  
間久之得鄭君漢奉漢奉  
之視事南儲也以清慎聞  
而其才宏氣靜雖處簿書

囂雜之中日手一編攻苦  
如諸生此昨非菴日纂二  
集所繇成也刻成予流覽  
再四而歎漢奉之志蓋欲  
使今天下之人皆優游於



日纂二集  
道德上企黃虞三代之風  
斯所謂君子長者之心也  
夫士在諸生時博稽閱覽  
多所不暇及旣成進士精  
力務於所職能復汲汲於

學問者蓋亦鮮矣又或讀  
其書矣而未能達其用使  
仕與學竟殊塗者比比哉  
今漢奉仕則著其清節學  
則徧乎羣書凡古今之嘉



言懿行可爲則倣者旣畢  
擇焉而裨官野史及二氏  
之笈有足備勸戒資性命  
者亦罔有遺逸雖卷帙不  
繁而出世用世之需已皆

具矣漢奉之學誠不可及  
哉以今天下苦多事而東  
南民力困竭滋甚比者執  
政大臣有知漢奉者請以  
爲嘉禾守予聞嘉禾壤腴



而俗侈邇年虞芮之訟質  
成無期今漢奉往矣儻東  
南隱憂不動聲色而消弭  
之天下益以徵漢奉之學  
之可大用徐起而圖安攘  
之烈子日夜望之矣則斯  
纂也益其左券云

漳馬鳴起撰







戰馬即步對

暮也益其五卷云

之照予日或望之矣四祺

昨非菴日纂序

儒丁丑正八十矣少而失教

長而失學俛俛然如無燭而

夜行也每照鏡嘆曰吾其訖

于此乎已讀昨非菴日纂而



嘆鄭大夫乃我導師耳鄭大  
夫漢奉自辛未起家視庾陪  
京出守嘉郡卓然端冕而有  
德威不肯爲錢穀簿書所埋  
沒俯而讀仰而思有得輒拾

片牒手署之以資學古入官  
之助自古豪傑必有老者爲  
之師如張畱侯之黃石公曹  
平陽之蓋公諸葛武侯之龐  
德公皆龐眉黃髮明炳幾先



所謂逐麋鹿搏虎豹則不足  
而定猶豫決嫌疑則有餘也  
若欲尋昨人於今人中舍此  
焉徃惜其一行作吏唯輿臺  
幕客之與俱下牀履地註誤

初不及微塵而久之積俛崇  
於丘山深於坑塹雖吞刀刮  
腸洗以純灰三百斛嗟何及  
矣坐無導師勢必至鹵莽杜  
撰有志者莫若退而索之于



書凡平生尤悔不必待夜氣  
清明亦不必待旁人指摘而  
讀書既多卽纖悉瑕疵照膽  
可以自見但俊辨高才生強  
半入於花草能言之言而非

關係世教立言之言也立言  
如鄭大夫讀書不大畜不休  
不貫串不休不提醒人心不  
休不歷歷見之行事不休若  
蜂釀花若醫采藥若婦績麻



凝水爲冰卽可泮冰而爲水  
放拳爲手卽可握手而爲拳  
張弛合闢運之於四通八達  
之衢沛如矣夫圯上膠西鹿  
門諸老人與鄭大夫日對於

昨非菴中步步趨趨而心形  
不與之俱肅神情不與之俱  
化有是理乎嗟嗟日逞月來  
天道也送逞迎來人情也田  
竇之客朝聚而暮散不必怪





原件短缺

P5以后缺



也孔門之弟子三盈而三虛  
亦不足訝也乃魏武遺令于  
銅雀李太尉痛戒于平泉腐  
儒襲前輩之陳言年少翻先  
朝之故局孫興公云今日之

叙

照歲仲冬赴官下聞訪客  
曰民部鄭鴻達氏其提履  
其政初今人中之一古人也余  
亟往謁焉退而致其行事



歎曰誠然哉其天資過道耶  
抑學問使然歟既獲讀其  
日纂一編鑑往昭來揚芳表  
儀又作而歎曰此乃鴻達氏  
之所以為古人者也問象鞅以

年則皆自其司吏盤斨日  
霜雪矣以壯糠粃目而退  
名了暇丹黃擊然以出奉  
新輪典名郡行李匆遽矣  
續編又成於後云鴻達氏



之用志勤而會心遠也士  
齋受書日與聖賢對面豈  
第不供腹笥資談柄龜  
有身總之稱臧懸之耳  
之弱哉澡性畜德善每

人先後一揆顯晦一致故  
易後前言往行書或殷  
鑒不遠韓太傅之說詩也  
曰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  
以知今也而唐文皇亦謂以



人為鏡可鑒得失春秋之  
義事可以昭昭之戒者當世  
引為典章則是上下千古  
年無夫昭代目前之人  
事皆証備一大龜鏡也而

後博自命者縱心荒禮  
子則恠理已鍊學人分  
馳又惠以理為理以事為  
事，不準法理猶撒錢  
無貫而理不儼諸子解



如說名終未得飽余又嘗  
稽纂錄之舉昉於新序  
說苑所未有分類如區分  
部目至世說廣記盛矣要  
不免清言譎瑣物類書宗

趙善璿氏之自警編恒置  
素頭以為庶幾事理雜陳  
切實可味而惜也一代止  
耳孰如此編世不遠久近  
於禪事不涉壽平期



於可利如問之經之路曰若  
在險道多者康莊如指已  
試、才曰若者祛寒美其  
滌熱既非若迷異揆神  
年關理道而又豈必阜比

鯁堂橫經說理迂而不切  
於用哉然味君大指所摩  
切者尤在富貴一途夫窮  
極多敗無王便駢日政之  
人與席蔭子弟均當提



醒故新息勳禁言畫  
喻僧虔鼎其言茂松  
之嘆有味乎甘言之矣抑  
我

高皇嘗集省躬錄戒諸

臣昭鑒錄戒宗藩

成祖以孝順事實為善陰

陽勸吏民

奉帝以正鑒夙有位琬

瑛輝煌光於日月然非



言之難行之難君能見諸  
事又能廣其言亦可謂弘  
闡

列聖之德表而贊

今天子好問好察之善心

矣記云多鄉有先正君之

鄉於宗得二鄭焉漁仲以

閱博負經綸亦公以清貞

陳得失君真其苗裔耶

將保守郡而樹藩建牙



則是編之見於行也為吾  
遠請以余言壽之

乙亥六月初吳琴友弟侯

峒曾題於白下之梅松堂



昨非菴日纂二集宦澤卷之一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韓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徭役水利之  
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何為公  
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有事用我雖欲學  
無及矣

魏冀州刺史源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  
疆場實須防戍除大逆殺人外餘賍盜及過



誤應死者皆宥之。謫使守邊。則已斷之。體得受更生。徭役之家。暨蒙休息。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歲活不少。增兵亦多人。如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爲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譴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長者。猶不免誣謗。人言其足信哉。

唐樂部焦德從。幸禁苑。上搗花竹草木以譙其

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花竹皆取四方道里。跋涉。巴至上林。已焦矣。上笑而止之。司馬溫公來京師。都人競觀。卽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之。曰。願一識司馬相公。至屋瓦爲碎。樹枝爲折。薨之日。京民罷市。往弔鬻衣。致奠。巷哭者以萬數。民畫其像。飲食祝焉。四方皆遣人購畫。京師畫工有致富者。蔡京南



遷道中市飲食之類。知爲京皆不肯售。至於  
詬罵無度。吏卒驅之不息。居官賢不肖。人心  
德怨一。至於此。誰謂夫婦愚可逆施乎。

嘉熙間。峒丁反。黃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  
更報寇至。卽遣兵迎敵。皆日空腹。炳曰。第速  
行。飯卽至矣。乃率吏役携竹籬木桶浴市門。  
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熱  
水厚鬻。以往士皆飽餐。一戰破寇。

宋仁宗李宸妃所生。劉太后取爲己子。無敢言  
者。帝雖長。不知也。妃薨。后欲葬以宮人禮。呂  
夷簡奏宜從厚。后怒曰。欲離吾母子耶。夷簡  
曰。太后尚念劉氏。則喪禮斷宜從厚。后悟。殯  
以一品禮。夷簡又曰。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  
實棺。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太后許之。至太  
后崩。人言帝乃宸妃所生。死以非命。帝號慟。  
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顏色如生。冠



服如皇后。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宋王博文爲政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旣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後

遷并州，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曰：吾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後有訟者，父老曉之曰：小事何忍，勤勞使君多兩讓而止。爲吏忌作俑，古有以土物獻貢，貽地方無窮之害者，交趾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蛇猛獸之害。唐羗上書言狀，和



帝止之。我朝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粟。民有獻者。南亟命去其種。云異日恐爲常熟害。其爲民遠慮如此。

隋高頴僕射。每以盤盛粉。置臥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錄以入朝行之。

唐裴耀卿勤政。夜看牘。晝決訟。養一雀。每初更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爲知更雀。廳前一大桐樹。曉則羣鳥翔集。以此爲出廳之候。

呼爲報曉鳥。時人美焉。

王安石立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趾斷腕以避丁者。司馬光上言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今二丁取一。授以弓弩。農半爲兵矣。又令三路置教場。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闔。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以泥糊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



否則畱之。是耕耘盡廢也。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得詔罷之。

劉闢有二妾。皆姝色。監軍請獻之朝。高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獻婦人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危嶽爲吉安府推官。屬邑安福。苦虛糧如水火。嶽閱籍嘆曰。綺羅坐享其粟。藜藿日削其肉。

三尺之謂何。於是行文量法。禮庶士而告之。曰。孺子入井矣。爾各宣其力焉。願無吐剛。無茹柔。萬物一體之學。與諸君共之。復列疏於大吏及僚友。曰。請無二於浮言。無搖於橫議。以壞於垂成。於是分野授任。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壤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惡。五其會以廣耳目。獄以匹馬。從二吏往覈之。陟巖壑。犯風雨。冒炎蒸。弗避也。旣而內子歿。殮之。復來。



狐。稚。呱。呱。乳。之。復。來。躬。咳。且。疢。也。療。之。復。出。  
體。國。恤。民。可。謂。斃。而。後。已。矣。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約。束。女。直。吐。蕃。諸。  
部。成。祖。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  
虜。狼。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  
難。圖。矣。此。舉。實。其。奸。謀。也。上。顧。左。右。曰。黃。  
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  
惟。目。前。耳。乃。却。阿。魯。台。之。請。

蘇。良。嗣。高。宗。時。爲。荆。州。長。史。帝。遣。宦。者。採。怪。竹。  
江。南。蒔。上。苑。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  
言。狀。帝。詔。慰。獎。取。竹。棄。之。武。后。時。遷。文。昌。左。  
相。遇。薛。懷。義。於。朝。懷。義。恃。勢。偃。蹇。不。爲。禮。良。  
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  
向。北。門。出。入。彼。南。衙。宰。相。往。來。毋。犯。他。

水。縣。典。史。曾。泉。以。御。史。謫。任。蒞。事。勤。能。勸。學。興。  
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窮。無。牛。具。者。貸。與。



耕種無木綿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樹材木。以備營造。通商賈。以納通稅。官有儲積。民無科擾。又以其羨餘造船。以備饋運。置棺槨。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家給人足。然考其所以治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財厚生而已。

司馬光勤親庶政。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引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生死命也。爲

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

第五倫守會稽。妻自炊爨。臨發。老幼攀車。號曰。捨我何之。廉范守蜀。除火禁。百姓便之。曰。來時我單衣。去時重五袴。張霸守會稽。舉賢興學。四野皆書聲。民語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邵曄知廣州。鑿河通舟。颺不爲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鹽。廣人歌曰。



邵父陳母除我二苦羅衡爲萬年令路不拾遺人家牛馬皆繫道邊曰此屬羅公者閭憲爲綿竹令夜行有得遺布錦者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化田元均治成都有懦弱不能伸冤者必委曲盡其情蜀人謂之照天燭吳越僊鎮永嘉政化翔洽後移姑蘇溫人有携家從者謂之隨使戶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陽城爲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有間進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預他事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安能自解太子悚然曰無先生安聞此



言。

居官無過廉勤。廉分內事也。物交勢逼。浸不自由。素貧賤。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有口體參養之需。喜聲譽。則飾厨傳以娛賓。務結託。則厚苞苴以通好。甚則男婚女嫁。囊帛櫃金。皆此是資。雖欲廉得乎。故要莫如崇儉。涖民之時。無異處家之時。用官之財。不啻用己之財。斯可矣。勤職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

竭一精神以防衆奸慝。已非易事。而耽延嗜杯恣情。漁色賦詩品奕。遂致獄訟。經年是非易位。詞訴愈多。事機愈夥。方虞息肩之無期。幸吏牘已備。俛首涉筆。終歸苟道而已。故要莫若清心。鷄鳴聽政。家務盡屏。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某事當決。某牒當報。某賦當辦。某繫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則事無不理。而此心亦寧矣。



韋景駿爲肥縣令。縣界漳水。連年泛溢。景駿審其地勢。增築隄防。遂無水患。後遷趙州長史。路經肥鄉。人吏驚喜。競來餽餞。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歲。亦在其中。景駿謂之曰。計吾北去。此時汝輩未生。旣無舊恩。何慙慙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宿傳說。縣中解宇學堂館舍堤橋。竝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

馬胤孫爲相。無所建。豎時號三不開。入朝不開。印行事。見客不開口。議論歸宅。不開門。接見。王珪爲相。諛順取容。時號爲三旨相。公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噫。蘇味道以模稜詒譏於朝。端李愚以粥飯僧取輕於愍帝。居相位者。寒蟬之譏。維鷄之誚。其可一刻去懷乎。兗州舊多劫盜。及李崇爲刺史。乃村置一樓樓。



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由是盜絕。

宋真宗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漢時有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詔百官識視。俱莫敢言。聚觀者數萬。雋不疑後到。叱吏縛收。

或曰。是非未定。不疑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當用讀書人。後廷尉驗治。乃貌似太子。冀誑得富貴者。要斬之。

馬人望爲度支判官。會簡括戶口。人望未兩旬而畢。同知蕭保先怪問之。望曰。民產若括取。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



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

蓋苗爲濟寧判官。會歲饑，白郡府。郡府遣苗身至戶部，躬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况不得此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

國朝平樂太守周祈，因給餉稍遲，官軍遽殺人。行劫。上欲重處祈，中文定疏曰：餉遲誠有

罪，但官軍應訴府司，設處豈可行叛？蓋此輩皆烏合，適聞廣東餉厚，遂欲叛歸，而以稽餉爲名耳。若重處太守，則軍士謂上官在其掌握，稍不如意，動輒噪呼天下，自此多事矣。且九邊軍數十萬，餉支遲速不等，此聲一傳，各邊效尤。督撫務姑息，以幸無事。如唐末之將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豈不深可慮哉。

王克敬爲江浙行省，有松江一大姓，歲漕米萬



石獻京師。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微名爵。以榮一身。身死家破。不可使一郡均受其害。國家寧乏此耶。具奏免之。

宋太宗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堯舜。何太宗可比。李文正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太宗曰。朕不如也。

裴諤爲河東鹽鐵使。時關輔旱儉。諤入計。召至便殿。問權酷之利。歲出納幾何。諤久不對。帝復問。諤曰。臣有所思。帝問何思。諤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卽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真宗將立明肅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太后。令作



冊文丁云。此段不憂不富貴。大年荅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

陳東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叅政聞而咲曰。得非人面上起草者乎。

詞訟到官。類是增撰。被毆曰殺。爭財曰劫。入家謂行竊。侵界謂發屍。一人訴詞。必牽引其父子兄弟。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扯入。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耗其錢物。辱其婦女。於憤洩耳。則反坐之法。宜嚴果。涉虛妄。斷以其罪罪之。庶衆知儆。而無飾辭乎。鄉民視縣官如神明。一至公門。吏卒禁呵。笞朴交錯。已不勝魂消氣沮。固有畏懼刑繫。覬欲



早出而妄自誣伏者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認者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為然者。嗚呼。一人坐獄。闔戶竝啼。一罪爰成。妻孥典鬻。爰書數語。其得潦草從事乎。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呼凡席之前。康色詰問。以盡所欲言。有壅不得達者。則懸鑼門外。俾自扣控。使無不盡之隱。其有微隱難明者。必訪於衢。謀於邑。輾轉於寤寐。卽鬼神亦將來告矣。然更有法焉。訟期宜少。宜緩。蓋彼有一時忿激。便欲投詞。需日稍久。怒解事定。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此亦聽訟之第一義也。

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爲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竈官。問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竈官愕然。蓋轉運使者晨起。望竈中所出烟幾道。知之。其盡



心如此。

明道中江淮薦饑。王隨爲安撫使。素無才術。不能設策以活流殍。但令人負糶以散。丐者每出則前後擁塞。趨導者不能呵隨。沾沾矜問。示恩識者嗤之。

唐李曾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懼謂趙郡地也。責令

送鹿。故處郡爲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畢構侍郎爲廉察。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訟者感泣而止。又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取庫中一大鏡。令兄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鬚髮各皓。然悟泣。交相讓而出。

宋檀道濟伐魏。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



具告之。魏人追之。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韋仁壽性寬厚。爲蜀郡司法。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

廣濟蔡河。有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程顥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難馴。方也先入寇。皆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至景泰時。發兵征湖廣。及



日纂二集  
廣東西諸寇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莆陽一寺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陳正仲曰當此荒歲興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曰寺僧能自爲塔乎莫非傭此邦人也歛於富家散於窶輩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贏得一塔也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耳

後漢侯霸爲淮揚太守帝使徵詣都百姓號哭遮使車臥於轍中乞留霸一年乃戒其乳婦棄其子以侯君當去不能全也

員半千調武陽尉值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子良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河南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惠出一尉尚何罪耶半千始得釋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君未與二人相識。何爲薦之。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以風力稱。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愧耳。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瘥。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求。勿復盜也。

韓魏公初年。便以天下爲己任。勳業崇隆。晚作閱古堂。嘗爲八詠。其疊石藥園溝泉三篇。卒章云。主人未有銘功處。日視崔嵬激壯懷。吾心盡欲醫民社。長得憂民病不銷。誰知到此幽閒地。多少餘波濟物來。其意氣所懷。固已見於造次賦咏之間矣。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索之行。旣不能



免便就其間求其所以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其益多矣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

吾鄉有第奉常而歸饋者迂者往來觀者闐路駢陌旣而族媼交賀卽讐者亦茹耻愧謝獨鄰居一室扃鎖遠引若避寇然余怪問之愀然曰所貴錦旋者謂其得時行道庇吾鄉里

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卽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姦慝持州縣者有矣是榮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感吾入山避之不暇何以賀爲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

張士誠據有吳中獨楊廉夫不爲依附一日士誠使人要廉夫於路相見間適元主以龍衣



御酒賜士誠。士誠卽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曰。山中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也。

曲端爲涇原都統。張魏公按視其軍。營中聞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一部。端於廷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欲盡閱。乃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公大加獎異。

元兵大入。賈似道以去。要君。時度宗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江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

漢司部灾蝗。臺召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灾以德消。不聞驅逐。時號福爲直掾。

劉忠宣公大夏。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吳公廷舉。謂古人有言。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唯公足以當之。

漢李果遷洛陽令。嚴毅公正。有進士劉兼者。過其境。宿於村邸。夜聞戶外語曰。李令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啓戶寂無影響。遂書壁云。狡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

呂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隨卽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薦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各稱職。



竇儀籍滁州帑藏太祖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  
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爲  
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太祖由是重儀

無名氏石刻云筠山高極入穹蒼人道虎爲殃  
行人過此不曾傷咸陽宮闕在平地高鹿食  
人無數計吁嗟苛政猛於虎斯言垂萬古

武宗在南京時寇天敘以府丞署府尹每日帶  
一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應朝廷之外一

毫不妄用江彬有需索每差人來天敘佯爲  
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爲欵差語之  
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糧無可措辦府  
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每次如此  
江彬知不可動後不復來索

阿魯圖爲相議除一人爲刑尚書或曰此人柔  
軟不可用圖曰選僧子耶尚書詳讞刑獄不  
枉人壞法卽是好官何用強壯爲其治知體



如此。

少府監裴匪躬。善營利。嘗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又匪躬在司農寺。按諸苑鬻果蔬。儲利佐公。蘇良嗣判曰。公儀休一諸侯相。尚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事得不行。

鄔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甚張。其妻從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滕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厠。白金飾溺器。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歛威去。

羊祜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不取也。及卒。民間之罷市巷哭。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



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張詠知益州。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糧。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趙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

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

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劉貢父書一絕以寄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台旆過江東。田錫爲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真宗宣御醫。賫上藥馳往。已無及矣。俄召宰相。袖其表示之。曰。朕閱是表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



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者。興。歎。久。之。命。優。其。贈。典。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草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屬僚訴於宰府。旦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彰國弱於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王欽若。母賓古。同侪三司。一日賓古曰。天下宿逃之財。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亡族破家。疵民大矣。俟啓而蠲之。欽若卽命吏理其數。翌日上奏。真宗大驚曰。先帝豈不知耶。欽若曰。先帝非不審其弊。蓋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真宗霑泣久之。遽詔有司。俾盡釋焉。欽若自此宸眷之厚。

宋仁宗初蒞政。問輔臣。四方奏獄。不知所以裁之。如何則可。呂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於疑。



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爲○然○故○終○仁○宗○之○世○  
疑○獄○一○從○於○輕○

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  
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浮圖。  
卽時飛謗至京師。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  
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  
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  
顯爲其備。然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爲。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民有爭訟。矩引於  
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  
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王沂公曾知審刑院。初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  
徒二年。公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  
論。上不悅。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  
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故失。  
李文靖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



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所傷實多。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邪。

韓魏公當國。遣使諸道。寬恤民力。旣而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曰。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無幾。皆罷去。王荆公行新法。使者背項相望於道。荆公常言。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者華。故遣使臣爲先務。二公意見得失如此。



叢書二集  
韓魏公嘗國遣使諸道寬恤民力既而悔之每  
見外使者不擾郡縣否無  
幾時罷去州人新法使者背項相望於  
叢對曰爲夫發二公意見其夫收地者華故

昨非菴日纂二集水操卷之二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被召入朝父老揮涕曰別  
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杯酒相送  
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

刺史韋詵休沐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  
訪之羣吏曰此叅軍裴寬宅寬義不以苞苴  
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



瘞之。

李仲謙廉介自持。每休沐則閉戶讀書。俸祿不給妻紡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暇日。若賓客見訪則使其子致謝曰：家君治衣不可出。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廉無餘貲亦可槩見。爲左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爲蘇州刺史曰：

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爲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閒居不可忘。爲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閒人。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其將下世有達城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卽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味其言。雖日飲貪泉亦知所斟酌。



矣。

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隣人每夜聞擊物聲。穴隙視之。乃知寒凍齒相擊。贈之氈。不受。妻母來見其女。方食其枕中豆。贈之米麪。亦不敢納。遂挈其家居州南。聚贍窮親四十口。嘗辭水路差遣云。法官舟載私物。過千斤有罪。某恐罹此乞。換陸路差遣。

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廁屋。問守園者。何從得錢。對曰。積遊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潤。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語曰。某宦子狎惡人破產。公盍捕之。坦曰。凡居官多積。皆剝下所致。如子孫善守。是天祐不道之家也。不若仍聽不道。以歸於人。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以一領及我。恭卽舉所坐者送之。已坐薦上。大



聞而驚曰。吾謂卿多。故求耳。對曰。恭作人。從無長物。

魏裴潛爲兗州刺史。作一胡床。及去。任留挂柱間。梁簡文曰。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李白云。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古人詠錢如此。余觀錢之爲物。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緣之。

啓釁縉紳。因以敗名。商賈因以捐軀。市井乘而鬪。僇乍來乍去。倏富倏貧。其籠絡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嘗熟視其形模。金旁着戈。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吁。錢乎。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亦無奈我何。

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



諫曰。大人遠在海濱。舊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輻。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撫其背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歐陽文忠公與姪通理書。昨日書中言欲買硃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水外。不曾買一物。可視此爲戒也。

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

蔣希魯延盧仲甫於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

汪一麟以知州陞刑曹。給俸銀十兩。令州民趙



日集一集  
鏐修船北行。修完。公携家登舟。見繕治堅好。問所費幾何。鏐以十兩對。密喚各匠細查。實用二十兩。乃取銀六兩。扇三十把。墨三觔。二物值四兩有餘。喚鏐曰。吾知爾陪十兩。今以三物償爾。鏐勉受之。退。其夫人語公曰。既知十兩。卽當償足。其數而以扇墨酬其勞。可耳。公亟補銀四兩。鏐愈不敢受。公面頸發赤曰。是則使我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辭。

張以寧不營財產。所居蕭然。其奉使也。襆被而往。垂橐而歸。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

宋之盛時。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辱。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京爲羞。及其季代。端揆以賕賄爲論。思臺諫以珍玩爲獻。納或以金珠。而克脯醢。或以契券而作詩文。甚者如倪僕。售妹於侂冑。而得府蘇師。且獻妻於侂冑。而



人閣噫黑頭宰相紅鉛夫人後視今亦猶今  
視昔也。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先君初仕平恩啓行。右丞  
曰。爾行裝幾擔。先君時新娶。實應之曰。有十  
擔。右丞曰。初仕如此久宦。奈何。我昔赴遂州  
只三擔。罷官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亦免  
張外醜也。夫楊誠齋立朝不市一物。恐累歸  
擔。范右丞赴任。只携三擔。思便行裝。去就若  
此。取予安有不庶者乎。

唐介倅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按。太  
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分珠獄發。仁宗謂  
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覆之。果然。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  
蜀郡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仁以惠下。威  
能討奸。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  
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



已。

鄭愔掌選。賊污狼籍。有選人繫百錢靴帶上。愔問故。荅曰。銓選非錢不行。愔愧而不言。

鍾離意爲尚書。太守張恢坐賊籍沒。詔以賜羣臣。意得珠璣。不拜。賜帝問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回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穢物。臣不敢拜。帝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也。

國朝劉公仁乃大夏公之父。令瑞昌與高安令

嚴某同入覲。時楊溥當國。與劉嚴皆隣邑。有媿遣一价往。賸价還。白曰。嚴富貴。雅稱官也。劉藁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嚴賣劉特先見。贄以金幣。公麾之。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爲御史。方劉爲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除歲享。同僚一枯魚而已。後楊公展墓還朝。便道造劉。問其子大夏曰。父在否。曰。在道中。母安。



在日適隣家磨麪。廼視家中詣寢室。見床上唯蒲席布被。喜曰。可稱御史矣。嗚呼。劉公奉鄉先達。則茗蜜二色。款同寅。則枯魚一罇。價視之。則瓦盆煤竈。親視之。則蒲席布被。夫人攻苦不辭。井曰。於鄰家忠宣尚齷不諱。朴陋於私室。一門清風。真可欽仰。近世爲官者。行詣日薄。受用日豐。聲價日損。勢燄日張。民生日以憔悴矣。豈不悲哉。

杜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然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察。適足取禍耳。但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王恕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竹食籬。一日給乳豆二塊。菜一束。醬醋水則取主家。其告示有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錄辭而焚香禮之。



范栢年謁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年云。卿里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唯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

國朝山襄毅公雲。深沉有將略。而廉正無比。廣西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詢之曰。世謂爲將不計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污點。墨則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

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贖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笑納之。公鎮廣西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唐蔣沈歷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沈令縣。供億當清素。去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

魏源懷爲行臺使。持節行邊。賑貧乏。考殿最之。



得失先決後聞。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簡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

楊爵爲御史。嘉靖中以直諫繫獄數年。雖處憂抑。而忠端正直。獄卒咸敬信之。方得釋而尚書熊浹有陳論。上大恚曰。我固知釋爵。諸

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復逮爵。時抵家方一日。忽緹騎至。曰。若復來乎。騎素敬爵。慰之曰。吾欲他往。特一省公爵。笑曰。吾固知之。與校同飯。飯糲。校不能堪。爵啗茹自若也。食已。曰。行乎。校曰。可。一入爲別。爵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逮我行矣。卽攬袂行。復踰再年乃出。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惟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捲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弊。



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彊。拒絕宦寺。悉無所畏。

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

宋王質。王文正公之姪。以貧爲寶。文正爲舍人時。家虛貸金贍昆弟。過期不入。輟乘馬償之。質得其券。曰。此前人清風。又得顏魯公爲尚。

書時乞米帖刻石遺親友雅尚如此故所至有冰蘖聲

宋孔覲爲司徒。二弟東還。輜重十餘船。皆錦絹紙席。覲命置岍側。焚之。曰。忝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邪。後魏封回爲度支尚書。鄭雲以諂得安州刺史。問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位爲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乃問興生。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嗟夫。今之世不爲。



賈容興生者幾人哉。侈輦載於鄉閭。盛誇稽古之力。詢地產於知曲。冀充宦橐之資。間有飲泉不貪。敝車羸馬者。則嗤之曰。惡用是拙官爲哉。好官不過多。得錢爾噫。吾亦見多得錢者矣。沒不數年。而子孫以爭奪敗。又不再世。而子孫以淫蕩廢。其尤惑者。志在溫飽。術工攘剝。聞人稱其有十乘之富。則艷然怒。聞人譽其無擔石之儲。則欣然喜。其子孫求人狀其祖父之行也。詆之於季孫。陶朱之傳亦艷然怒。等之公儀伯起之列。亦欣然喜。是明知多錢之可醜。而拙清之足貴也。乃所志非所貴。所遺多。所醜獨何哉。是以君子寧爲拙。清無爲姦富。寧使吾子孫憾無所遺。不可使子孫艷有所詆。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着。止麻布。



蒲練此物於吾何用。

居官誠廉。卽大臣無厚藏。布被亦不易得。余爲三品堂卿。幾六年矣。苧幃布衾。製自微時。間欲更葺。亦不易措。吾未敢以平津爲詐也。

晉胡威父質爲荊州。威自京師省之。停舍中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絹質曰。吾是俸餘。姑以與汝耳。

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見民家皆除雪。出至袁安門。獨無有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看之。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

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財。載以饋人。有李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有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河南土產。



磨菰線香宦遊者。每取以饋當路。于肅愍公  
巡撫其地。絕無所取。有詩云。手帕磨菰與線  
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  
問閻話短長。嗟夫。土有產。土之災也。徽瘠郡。  
爾廷珪墨龍尾硯。至今爲累多矣。留刻德政。  
清風滿袖。是所望於司牧。

李沂公爲嶺南。罷鎮歸。行到石門。停舟。悉搜家  
人。犀象投江中而去。

曹克明在湖廣行省。日有主簿致書問訊。寄辰  
砂一函。未及啓封。漫置篋中。後有一憲官言  
製藥。苦無好辰砂。公曰。有故人見惠。尋當奉  
送。及取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歎曰。  
彼以我爲何如人。耶。時主簿已歿。呼其子歸  
之。

李敬文爲高陽內史。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權  
勢。從敬文乞麋角翎羽。敬文荅曰。翎有六翮。



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宋進士鄭俠辭膺仕就監門上書力言新法敝民安石不報會亢旱民物嗷嗷乃以本門所見三路流離之民質妻鬻兒啼饑號凍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悉畫一圖發馬遞以進當事者以是罪之浩然而歸歸囊只一拂因自號一拂居士嘗語人曰無功

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公少讀書清涼山閩人因就其地祠之葉文忠公向高榜其聯曰諫草數千言自信丹青能悟主歸裝惟一拂可知琴鶴亦妨人

沈瓚之在丹徒廉潔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瓚之言願一見天子齊高召問復欲何陳荅曰臣坐清無以承奉要人土問要人為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



是上知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瓚之戲語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悉聚諸物。語衆人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爲罪。願諸君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

柳元景爲尚書令。有數十畝菜園。園人得賣菜

錢三萬送宅。元景曰。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

可耳。乃復賣錢奪百姓利耶。以錢與守園者。

官訊一盜曰。爾試自言盜狀。盜佯不省曰。何名

爲盜。官曰。汝盜那得不自知。胠篋竊財是爲

盜。爾盜乃笑曰。如公言。余何能盜。若官人真

盜也。儒生吾伊帖括。曾不考古。今究天人思

經濟。皇輿惠澤黔首。日夜望事權入手。借以



攫取大利。父師所以教。友朋所以學。習盜也。薦賢書登公車。隣里羨。親戚賀。所慶何事。富貴到矣。公服手板。而高坐堂皇。胥吏旁列。輿臺下擁尊嚴。如天帝官。繇利出政。以賄成原。郭巨豪。白晝殺人。苞苴一入。三尺安在。黃金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揚。豪里中矣。閭左賤氓。罰贖貧苦。被髮剝膚。室廬不保。鬻及妻孥。赴海填壑。莫之省憂。神怒人怨。錢神通天。官譽大起。甲第連雲。歌鐘撲地。僮奴如蜂。粉黛塞房。真天下之大盜也。夫穿窬穴地。破雷竊人。一錢卽以盜論。刑官人高坐拱手。搜括鉅萬。而猶不失官譽。冠裳大盜。不問而問。民間乞兒小偷。乎於是官人立釋。此盜盜亦黠獷矣哉。夫飲水懸魚。羔羊冰檠。何代無之。翠毛象齒。貪婪無行者。時亦不乏。卽盜言可畏哉。古云。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非一日矣。



李京兆有叔嘗爲博守。忘其名。其人極廉介。一日迎監司於城門。吏報鹵時。守亟命閉關。已而使者至。不得入。語於門隙。曰。法當閉。鑰請以詰朝奉迎。又京遞至。發緘視之。中有家問。卽令滅官燭。取私燭。閱書。閱畢。然後再秉官燭。當時故有閉關迎使者滅燭看家書之句。雖其矯枉過甚。然介行清標。大不移而小不忽。節取以勵俗可也。

羊續爲南陽太守。妻與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布衾弊襦。鹽麥數斛。

唐嚴昇期巡察江南。性嗜牛肉。所至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江南人呼爲金牛刺史。

于謙籍其家。惟上賜盛甲袍帶。裕陵追悔。秦紘籍其家。止黃絹一疋。英宗動色。此清。



之鑒主上也。魏驥見王振，惟怕一方，振不之較。張泰遺劉瑾，止土葛，雖銜之而不螫。此清之感宵人也。

王旦居第甚陋，真宗令官爲營，公頓首曰：「此先臣舊廬，當日止蔽風雨，臣今完葺已過，每思先臣常有愧色，豈敢更煩朝廷。」

楊萬里爲零陵水，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敬夫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

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楊得此語，終身勵清直之操。」

後漢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先是守宰貪穢，詭人採取，珠遂漸徙，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革退前弊，曾未逾歲，去珠復還，商貨流通，稱爲神明。



裴俠爲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所食惟菽麥鹽菜而已。俠常與諸牧謁周文帝。帝命俠別立。謂諸守曰。裴俠清貞。爲天下最。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號爲獨立使君。衛人釣於河得鰥。其大盈車。曰。吾下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益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曰。噫。鰥貪以餌死。士貪以祿死。

宋江湛爲吏部尚書。無兼衣餘食。常爲上所召。植澣衣稱疾。經日衣成後進。

國朝李遠菴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澹泉。廼公得意門生也。宦南京數年。歲時只寒溫而已。一旦待坐最久。有一布鞋在袖邊。巡不敢出。遠菴問袖中何物。鄭曰。曉之妻手製一布鞋。送老師。遠菴遂取而着之。生平受人物。僅此而已。

陳無已性清介。傅堯俞憐其貧。懷銀往見。欲以



周之坐間聽其議論遂不敢出銀而去噫夜  
光之珠無因至前必其有珠色耳如無已者  
孰得而玷之。

五代趙在禮令宋州貪暴逾制百姓苦之後移  
鎮永興百姓忻賀曰眼中拔釘矣在禮聞之  
仍求復任宋州每歲戶口不論主客俱徵錢  
一千號曰拔釘錢南唐張崇帥廬州所爲不  
法嘗入覲廬人曰渠伊想不復來矣崇歸乃

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盛有罷府之議  
人不敢實指道路相見皆將鬚相慶崇歸又  
徵將鬚錢噫婪吏所爲前後一律如此千載  
聞之猶堪捧腹不知彼時何面目對人  
陸長源爲汝州太守清白自將後去州送車二  
乘乃嘆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  
之不及堯人遠矣。

閩賈郁仙遊令有邑客遺果辭之客曰某家新



果人衆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携來者知，是倍於古人也。客慙而退。出膺民社，置生靈休戚，不問而汲汲潤囊橐，廣田廬，以軟猾媚勢要，以掩飾買虛聲，厚利既收，嘉譽不失，其下憤爲盜跖，而其上愛爲龔黃，受其欺掩，卽貪殘不覺也。喜其承奉，卽覺亦不甚惡也。其家已致大富，其官更得美遷。間有清白，自將善拊黔首，耻奉上官者，咸笑爲迂怪而孤立，無援。大家媒孽，必使敗而後已。自非薑桂之性，百煉之鋼，有不戒而改轍者哉。

眉州刺史申貴，殘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爲黨，以納其賂。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窟。被訴下獄，謫維州司戶。至犀浦，賜死。民家相賀。



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爲難。不恃其清。而操切陵轢人。爲尤難。

國朝汪汝達。令黃巖捐俸築城。寇至而民不驚。歷官二十餘年。清操皜然。去浙之日。屬吏致罰。鍰曰。此例所應得。汝達驚曰。居官自常俸之外。尚有應得者耶。竟不受。家甚貧。至無以供朝夕。舉棲身數椽。鬻之。黃巖士民知其貧。鍰八十金。聞於官。郵致之。適遇病卒。遂以爲

殮。

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國朝金九成。廉介。不受私謁。初令定海。增葺捍海堤。至今賴之。號曰金公塘。居官十年。妻子不免藜藿病。且革。會有富家求釋罪。以千金爲賄。九成不可。郡侯自抵其榻。撫之曰。獨不



爲妻子饗殮計乎。九成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面壁臥，不復語。郡侯嘆息而去。

國朝劉麟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旬，郡聲大治。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猶掇部郎時瑣細，廢爲編氓。郡人爭致贐。公曰：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旣去，越人肖其像爲小劉祠。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清夜，誦此，未嘗不瞿然披衣起也。人生於世，君恩父恩，無日不受。受之而報其報，罔極。若他人恩報之，易失身。不報則負德，故斷不宜受也。予嘗記先輩之訓曰：諸君無輕受恩於人，異日恐妨自立。至今三復終身。

後漢王良爲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吏鮑恢過其家，夫人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吏嘆息而還。



國朝邵士廉秀才時見門前地有鈔一張特往拾之乃是荷葉一片行路者拾起却是鈔也邵思一鈔何足重輕尚不可妄得况民之脂膏乎自入仕以至僉事刻意清苦常俸外一毫不取都人至今稱之

國朝顧橫涇先生罷河內副使歸家環堵若懸磬客過從鄰家乞火供茗取酒無所具樽鼎而止

顯皇帝卽位劉璟以侍講頒詔交南詔旣讀宴畢卽行王致金珠犀象珍玩甚多劉悉不顧復令陪臣要於路劉示以初入關詩云咫尺天威誓肅將寸心端不愧蒼蒼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

國朝都憲剛峰海公卒於官舍同鄉蘇民懷簡其宦囊竹籠中俸金八兩葛布一端舊衣數件而已王鳳洲評之云不怕死不愛錢不立



日集二集  
黨此九字斷盡海公生平

伏。輿。爲。新。安。太。守。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爲。繩。

近世士大夫。有外釣功名。內營產業。廣厦千間。膏田萬頃。僮奴如蟻。婢妾如雲。而開口高談。性命自負。清虛雖復。舌吐五色寶蓮。吾不信也。夫積富累貲。匪由一朝一夕。卽未必自攘奪。腴削得之。第思計然之策。以勤儉起家。乃

其經營畜聚。勞精費神。爲有生之累。亦多矣。



其營音。聚。幾。辭。費。輒。為。有。主。之。累。亦。多。矣。



木必自壞

心必自信



